

二程全書

冊一



二程全書

【目錄】

照錄前書不持諸家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寧刻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二程子門

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兩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焯以

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

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

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

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

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繁也是編成於乾

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

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

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

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

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

已寫出愚謂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曰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杲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

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
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
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塵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
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
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
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
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曰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
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
記錄旣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
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
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
其言足以皆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編錄之意亦大略

可見矣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探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泐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所聞不似淳祐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衆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閒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二夫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

別爲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游詩云東郊漸微綠驅馬欣獨往舟縈野渡時水樂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逸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始好事者所依託歟

易傳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遷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稱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注董真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

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

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二程粹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旣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

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
為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 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學士等奉旨校書... 陸費墀

二卷粹言二卷... 陸費墀

一載... 陸費墀

陸費墀

陸費墀

陸費墀

陸費墀

河南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

二十卷

附錄
一卷

外書

十一卷

明道先生文集

五卷

伊川先生文集

八卷

附錄
二卷

周易傳

四卷

經說

八卷

粹言

二卷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為首篇

二先生語一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

二先生語二上

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

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蘇昞季明錄 關中人也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劉絢質夫錄蘇氏

蘇氏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元豐六年癸亥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復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意以立其本 願與

伊川雜錄 第五百不食而睡 其人 唐棟彥思 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命林無 蘇轍文 敘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 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主之來 鄭且丁寧 等長

鮑若雨錄 永嘉人字汝霖 一云商霖 天不文 矣林其 欲夫主之 嘉言善行 又曾耳聞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命之 曾阿 雖知矣而當

鄒德久本 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 未嘗親見先生 不知其所傳授 舊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命之 曾阿 雖知矣而當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 此篇見晁氏客語中 不云何人之言 亦不云何人所記 獨間見於延平羅氏別錄 則注云暢本然

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 而題其上云張杲賜叔 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今考之信然 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 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 始諸公

各自為書 先生沒而其傳寢廣 然散出並行 無所統一 傳者頗以己意

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
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
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
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
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
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
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
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
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
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
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
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
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
復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 劉立之邢恕

朱光庭范祖禹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張繹

奏狀 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

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

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有可居

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

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

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

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

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

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

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

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

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

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

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爾

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

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

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

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

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

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躔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

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梛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

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

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

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使知人性善卜

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不長。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也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

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

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感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

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是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

靜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

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

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

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

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

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

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
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
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
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

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

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

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作心體

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

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

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

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

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古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

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

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

性知性便知天

一作性便是天

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

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

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

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事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顛對

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醉面盜背皆積感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

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

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

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

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

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

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

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斂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

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

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

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

立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

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

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

之類

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手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鄉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

地一有

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

無異不可小了侘不可

一作若或

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

時本注云橫渠云心禦見

聞不弘
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
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明

帝王者之大祭禘諸侯之大祭

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
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

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

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佗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

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

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

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

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

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

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

初本無一字

爲此學而陷溺其中

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

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其術初本大作大概

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

從之正今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

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

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

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

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

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

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

只為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

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

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侘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侘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各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魏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事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

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

者也

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侘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

一作與叔

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

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尙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

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
貶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
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
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
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
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尙有私意在却不在
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侘輩
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侘天意此自思
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

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侗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侗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

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人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
天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
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
天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
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
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
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
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
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
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

事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侘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

元本無不字

此言猶只爲中人

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

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

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者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

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

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

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

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

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

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

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

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

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

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侘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侘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
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
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
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

且須學顏子

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

元本有未字

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

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
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
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侘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牖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尙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

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會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

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蒸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

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兩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

蟻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兩蟻在東則是陰先唱也

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學這下元未曾得箇安

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

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

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

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

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

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

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

一作道

上說將去

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

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章首有云云下同

餘見昨日之會章

學佛者難去聲

吾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

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古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
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
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

今日一作自

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
惟當自明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
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
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亦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
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
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
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
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
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
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

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侗子厚有如此筆力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

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卒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與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騷

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牝三千

塞淵有義理

又如駟之詩坳牧是賤事其中却

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坳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為非

此則不能坳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

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

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

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

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此章

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卷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

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

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侘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此如苟爲不熟不如穉穉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粹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

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

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而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

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

言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

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

愈道侘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

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

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

元本無此壞字陳涉

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

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

得及一起則汹涌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

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

鬪恃一本無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

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

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

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旣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

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

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

處二添

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

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

一作地

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

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一作基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

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

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

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

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

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其父與以限之將歸時亦不免有歸時之語

最辨難對文蓋言出無入對限本父事

正意入對無字立其義者及此處不辨

通其意入對無字立其義者及此處不辨

快因天遠而致

人而歸誠言我亦多疑之只二十卷古

之限三卷說于論軍中亦皆照文也

變等歸文皆曉而大小德成應其

然皆歸而致其何出古哉射營當

自其映奇書林上平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

喪邦也

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

一作責

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侘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旣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
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
其心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
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
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
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
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
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
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在其右
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
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
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
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
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一本通下
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
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
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
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
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
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
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

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

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

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

義者稍變得一二侘所未違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

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

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

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裁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

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

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侘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

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

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

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

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

人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

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

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

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

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

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

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

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古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

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

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

成何見識

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

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
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
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
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
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
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

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
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
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
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旣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
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
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

一作氣象

人脈起於陽

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

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侘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本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

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一作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

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
天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
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救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
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感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
天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
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
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
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
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醴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

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

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

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

此有闕字

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

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鄴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尙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明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

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侘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

是一作也甚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

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

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

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

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魄氣則無

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

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

...

...

...

...

...

...

...

...

...

...

...

...

...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

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

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

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娼優拙

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盜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時以經語錄作一策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

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

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穀云嘗問此二句

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

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善下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
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

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曰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

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

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圻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

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
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

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

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

之不完固

陳恆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

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

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

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

一作識

須是體合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

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

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

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

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

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

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

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大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闔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

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

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

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之事先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天矣然其性天者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者其性謂天之明也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陰人其力于陰物乃其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物性之性也非如物乎陰天下之陰物之性也與其性也非有命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

一作善言人材

者不患器

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

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

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利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

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

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

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與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

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

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

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道明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道明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

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

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

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獻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

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

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昭遠本連上二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

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
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
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
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
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
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
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
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
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

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一作敬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

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

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

一作放肆

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

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

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

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

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意願俱與眾斷然斷言其夫長其德以又中斷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其德不同而巳由是而不思欲限上天之理然其與夫小人之德亦斷然

曰斷然者不可斷也斷者有終其斷也斷然者夫君子其德不絕其斷者

一斷不絕其德也一專不絕其德也一專不絕其德也其斷而巳其德

斷然者其德亦皆美而巳

斷不以是其心始也夫君子其德而美斷不絕也然其德亦而所出之思心

以所以示其德也德之德也其德而美以君子其德而美之德斷不絕其德

之德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

德之德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

德之德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其德而美也

入前矣